





張騫李廣利傳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時匈奴

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

以其頭為飲器

師古曰匈奴傳云以

器押盃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其飲血盃然則飲酒之器是也常云押盃晉云獸子皆非也押盃即今之偏盃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藝器所以澠便者也押音聲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

共擊之

師古曰無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也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

廼募能使者騫以即應募使月氏與堂邑

氏奴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

名曰俱出隴西徑匈奴

師古曰道匈奴得之傳詣單于曰月氏

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



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

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

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

王使人道送我

師古曰道讀曰道

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

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

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道

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

臣大夏而君之

師古曰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

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

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師古曰下遠音于萬反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

不能得月氏要領

李奇曰要領要邦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

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一遙反

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

師古曰並

音步浪反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

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

入疆力寬大信人

師古曰疆力言堅忍於事

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

窮急射禽獸給食

師古曰給供也

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

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

大國五六具為大子言其地形所有

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

語皆在

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臣贊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

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般多釋而蘇林乃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

問安得此大夏國人

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鄧展曰身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

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畜牧移徙也著音與大夏同而卑涇暑熱其民乘象以戰

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

直略反其下亦同

與大夏同而卑涇暑熱其民乘象以戰

師古曰

大夏去漢萬二

垂鼻長牙

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

師古曰

大夏去漢萬二

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



奴所得後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天子既聞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

然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

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

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

騫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

出駝山柞出徙邛出棘師古曰皆夷種名駝音尤柞音皆各行

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柞師古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南方閉雋

昆明師古曰雋昆明亦皆夷種名也雋音先雋反曰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

各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

服虔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師古曰問出物謂私往市者於是

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不能之及

張騫

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也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為博

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

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

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

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

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

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

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

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大月氏攻

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

詡侯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詡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詡侯烏孫大

三



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謂侯為求食還見

狼乳之師古曰以乳飲之又烏街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

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

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經聲相近本一姓

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

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

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

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

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

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師古曰言

事事從於漢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

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

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

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

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

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

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

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

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

漢矣然騫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

域傳謂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李奇曰外

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長

以易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

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



始築令居以西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泉郡以

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犍犂條支身毒國李奇曰音劇服虔曰犍犂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犍犂即大秦國也張掖犍犂縣蓋取此國為名耳犍犂聲相近犍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

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故依也音甫往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中使者

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遠則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置牂

柯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彼地界相接至大夏廼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皆復閉昆明明所閉

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

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子節募吏民無問

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而許應募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非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

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激怒令贖功以贖罪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以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

有言大者子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欲賤市以私其利

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

師古曰令其困苦也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皆有城邑兵弱易

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

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

玉門矣常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雞也眩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夷檀國

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為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

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犛犛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

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鑿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較讀與幻同

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後西域來犛犛音兌

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贊曰漢使來

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

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覽讀三示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氏

出竒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音工喚

反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

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竒戲

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遠互來去前後不絕更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誦以禮羈縻而使

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

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

卒不果也師古曰美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摠言其少年而從使

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

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使壯

士軍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

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

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出其

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

師古曰氏音丁禮反解在武紀

師古曰說讀曰悅

師古曰覽讀三示言示之令其觀覽

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音工喚



也居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

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

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馬也師古曰椎破金宛中貴人怒

曰師古曰中貴人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

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

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

以常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

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廼以李廣利為將軍

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

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

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

以往師古曰惡少年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

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

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皆飢罷攻郁成城郁

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

舉况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

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接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

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王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

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

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



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突廼案言

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如亭曰

使其扞衛寇盜師古曰使後軍為斥候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

人師古曰與發部負私後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後者不

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其甚設師古曰施

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

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

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决其水

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叙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

而因其舊引水入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

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而發天下七科適師古

讀曰適七科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轉車人徒相連屬至

敦煌師古曰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舊

便也一人為

執馬校尉一人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

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

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

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

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廼先至宛決其水

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

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

宜解即不廼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

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煎靡之貴人為將而勇宛

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

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

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我居內康

李廣利



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是

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

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

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

必矣師古曰罷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廼出其馬令

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

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

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未之未蔡音十昌反與盟而罷兵終

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

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

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

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恃大攻郁成急

郁成窺知申生軍少畏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

走貳師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降

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

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恃多別將故四人相

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言毒恨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欲殺莫

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

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

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

之東師古曰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

見天子因為質然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

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

者衆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

故謂宛也解具景紀及蘇武傳

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



其過廼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

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即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

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頴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即將朝

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

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

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沂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無屯難也

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

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

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

上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

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自樂

而行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適言以罪適而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功勞士卒賜

賞四萬錢師古曰或以他財物充之故云直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迴凡四歲而得

罷焉後十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

奴度郅居水師古曰郅音質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匈奴

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

昆侖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亞音烏

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

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荀悅誤以放為效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二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

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

為火正是也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

字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師古曰失其所守之職也司馬氏世

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穰也司

中軍隨會奔魏如淳曰左氏傳晉偽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

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以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

所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自司馬氏去周適

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張晏曰司馬喜



為中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劍論術之論也論音來頓反前蹟其

後也如淳曰刺客傳之刺蹟也師古曰前苦怪反蹟五怪反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

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各反於是惠王使錯將

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為郡守錯孫靳師古曰音祈事武安君

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靳與武安君阤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

王時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音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

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鄠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鄠縣靳孫昌為秦王鐵官

當始皇之時前蹟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師古曰武

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印是知謂武臣之將也諸侯之相王王印於

殷師古曰項羽封印為殷王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

母懌師古曰懌七赤反母懌為漢市長母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

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喜生談談

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選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

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選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即律曆志所云方士唐都者受易於楊何師古

曰何字叔元留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

命乃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敗學不達其意而師諄師古曰諄或也各習師法

一感於所見諄音布內反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夫陰陽儒墨名法道

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

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味其端緒耳直猶但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

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然其叙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

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疆本節

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

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占者各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

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

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澹字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

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取也音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

施事無所不宜拍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儒

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

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字與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師古曰健美也

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美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闕鍵嚴君平曰折開破鍵使姦者自止服說

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健其便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

大素反本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鈞也師古曰黜廢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

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師古曰蚤夫陰陽

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

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

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

常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

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禮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

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

翦採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採斲木也茨音疾茲反採音采又音菜飯土簋飲

玉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糲梁之食

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願師古曰食飯也黍藿之羹師古曰藜藿草似

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願師古曰食飯也夏月葛

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願師古曰食飯也

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願師古曰食飯也

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願師古曰食飯也

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願師古曰食飯也

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願師古曰食飯也



衣冬日庶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首不盡其哀教喪禮必  
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  
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  
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家家皆得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  
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  
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  
音扶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繞猶纏繞也使人不得反其意  
刺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  
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伍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  
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其實  
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胡

曰任自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  
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  
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  
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  
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商  
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克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姦廼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  
廼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廼合大道混混冥冥  
師古曰元氣之貌也混音胡本反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  
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  
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  
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柝形而曰我有以治天  
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



曰遷遷生龍門

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

其中耕牧河山之陽

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

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

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洋柯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

師古曰汶泗兩水名

講業齊魯之都

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

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釋

阼困

蕃薛彭城

師古曰蕃薛縣名也音皮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

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

師古曰笮才各反

還報命是歲天

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

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後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

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

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

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

而予不得後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

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

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

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

師古曰召讀曰邵

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一曰爰於也

屬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

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

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

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

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

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鑱之書

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



紬謂綴集之音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李奇曰選為太史後五年適

也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

張晏曰以元新改良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云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與矣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

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

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迷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

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廢孔子為

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

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 以為天下儀表貶

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師古曰特諸侯借後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

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

與 師古曰與讀曰豫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

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曰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 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

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

治入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道化春秋以道義 師古曰道言也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文

成數萬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萬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成乎學者又為

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 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

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

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 師古曰解並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師古曰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

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父

矣師古曰易坤卦爻言之辭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

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經常也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猶被也為人臣子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

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

辭弑君之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也臣不臣則誅父

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

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

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

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

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

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

唯代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處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

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

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

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海外殊俗

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道言也臣下百

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師古曰勸也且士賢能矣而不

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師古曰勸也且士賢能矣而不



用有國者耻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

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

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

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繫繼師古曰繫係也繼長繩也而迺喟然而

歎曰是余之辜師古曰喟然歎息也音丘位反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

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弱也卒述

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

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大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自黃帝始師古曰遷

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月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日中

加云叙傳第七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

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

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

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

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

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

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

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

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

四師古曰召讀曰卿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

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

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

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



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  
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  
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  
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  
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  
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為一宗故云  
五宗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  
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間反孫子吳  
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  
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茂列傳  
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  
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  
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

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  
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  
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  
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  
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  
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黈成侯列傳  
第三十八師古曰黈成侯周繆也  
酈音普肯反又音陪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  
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  
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  
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



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黯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化真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鑕玉板圖籍散亂如淳曰玉板刻玉漢版畫為文字也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

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彬文學兒彬彬音邪問音居覓反自曹

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

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

其職師古曰纂讀與撰同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為解釋云有古凶美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推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一編舉之余維先人

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至于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

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

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

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庫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



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統北輔弼股肱之臣配焉

長諸輔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

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

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

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

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

家言孟康曰藝音傑謂裳下裏襟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協六經異傳齊百家

雜語減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減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以俟後聖

君子第七十師古曰俟古俟字遷之自叙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叙之辭也自此以後

乃班氏作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安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

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

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日本無兵書張云

亡失此說詳也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

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

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

發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首懇懇若均王僕不相師用師古曰而望怨也

流俗入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

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羅讀曰跋願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充

師古曰願思念也充過也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各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

音于誰可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

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

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特人無足

復為鼓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師古曰說讀曰悅若僕大質已

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氏璧也終

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汙也書辭宜答師古曰

曰宜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迫賤事孟康曰早賤之事苦煩務也

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孟說是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



文誦曰卒言倉卒師古曰卒卒促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

其善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

上上雍李詩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恐卒然不可諱

師古曰卒讀曰卒是僕終已不得舒憤薄以曉左右師古曰薄

告諭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

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

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耻

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

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憐亦痛

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官刑師古曰詬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

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應劭曰景監秦嬖同子參乘髮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

也跟皮曰趙良賢者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豎莫不傷氣況慨之

士乎師古曰慨口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

傑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

天子之所以自惟師古曰上之不能納忠效信師古曰有奇策材

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

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師

日奉掖也按取敵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

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

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帝招曰周官太史位下大

石故也下大夫師古曰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

師古曰讀曰嚮嚮義昔時也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闕下

也茸細毛也言非豪華也



關吐合反廼欲印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印讀曰仰不亦輕

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

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

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

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脩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

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

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天

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

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

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贊曰媒謂遊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讞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謀孽如鞠謀之孽一曰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詭師古曰音徒子反印

億萬之師師古曰印讀曰仰漢軍比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

殺過當師古曰率言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

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一弓者皆發之一

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

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

泣張空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卷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洒面也

言流血在面如鹽類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末卷音立

權反又音眷音莫克反首首式救反讀音乃以卷擊之權大謬矣卷則

前漢六十一

列傳三十一

上



岳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  
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

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見

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  
夫絕其分少師古曰自絕言耳而與衆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

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

以其當破敗之罪於匈奴立功而歸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

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

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

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顯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

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

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何傳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師古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

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

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

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而僕又茸以蠶室蘇林曰茸

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

初腐刑所居温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

師古曰視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

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

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  
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蟻蛄也螻蟻野而世又不與能死

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

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

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太上不辱先其次

師古曰趨讀



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訕體受辱其

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樂反其次

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鬻音土計反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

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狝檻之中

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狝檻地以陷獸也音才性反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

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

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士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搶音千羊反視

徒隸則心惕息也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

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

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

陳師古曰高祖為漢雲夢而信不王陳上謁即見囚執械謂桎也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

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讀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在頸及手足李布為朱家鉗

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

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

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

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

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

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感顧妻子至

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不顧念親戚妻子廼有不得已也今僕

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

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闕



於公理未必能死名節法儒之夫  
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  
僕雖怯栗欲苟活師古曰更柔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繼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

沈累音且夫滅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

力追反比郊民而茸婢謂之滅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況若僕之不得已

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

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

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

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臏脚兵法脩列文頴曰孫子與龐自學而為龐不常遷蜀世傳

呂覽蘇材曰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

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禮反此人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

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

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師古曰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

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

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

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滅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

曰其人謂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

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

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

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

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每念斯



滅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曰湛讀曰沈以通其狂惑

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師古曰指意也

於俗不信祗取戾耳師古曰祗適也要之師古曰要之也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

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

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

經師古曰纂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

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

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

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開東六國與秦七國

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

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以接其後事

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師古曰撫讀曰撫分散

數家之事其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淳曰牾讀曰牾牾也師古曰牾牾也牾相友牾不安也牾音

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

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類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

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其稱

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

如淳曰言雜實猶不如閭里之辭師古曰核不虛美

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



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

陳已志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

信不謬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

詩曰美兮非兮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

成是貝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

吉甫作燕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六雅故贊云然

司馬遷傳三十二

武五子列傳三十三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漢書曰六十三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凝傳汝舟校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

人生齊懷王閔師古曰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

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謀師古曰謀求子之使東方朔枚臯

作謀祝師古曰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壯者言漸又從

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使

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少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

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

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師古曰娣音弟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

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



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劫太子家車行恐上晏駕

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姦是時上春秋高

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

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

坐誅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

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

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充遂至太

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讀曰避獨皇

后太子在師古曰在涼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為師傅

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

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

明可矯以節收補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止

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贊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

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

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補充等按道侯

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

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問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

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

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朕士師古曰中廐皇音於綺反出武庫

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以狗彘胡巫

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彘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持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

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上怒



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

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

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

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

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

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

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

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

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

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

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樹至尊之命

以迫是皇子師古曰皇子音千大反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

壅塞而不通師古曰壅與開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

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曰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

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

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離也愷樂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離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

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師古曰宜得罪也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發盛怒心舉大

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

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比干盡仁

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

誅師古曰鈇鉞所以斫人如今莖刃也音膚以陳其愚志左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匡

師古曰匡正也



失詩云取彼譖人投異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人之

必窳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毋患太子

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倦倦師古曰倦讀曰拳

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

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各今隴州閬臧匿泉鳩皇師古曰泉

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

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

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

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

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刊侯韋昭曰刊在

為其解掖太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久

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

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

橋上孟康曰橫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

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

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鬼歸來也天下聞而悲之

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

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

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苑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

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

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故

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尊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尊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尊



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師

曰閑謹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家

限也史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淳

更反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皇母曰

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

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

衛奉守如法以湖閼鄉邪里聚為戾園孟康曰閼古閼字從門

古曰戾舉目使入也戾音許密反閼字本從戾其後轉長安白亭東

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

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

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

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閼與燕王且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

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

湯師古曰廟立子閼為齊王師古曰於曰嗚呼小子閼受茲青

杜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朕承天序惟稽古建

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

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

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

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

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厥有愆不臧廼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

能終天祿者也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又閼母

王夫人有寵閼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杜建爾國家封于



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也

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吐音萌師古曰虐老謂實少壯而食其肥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

日時所獲三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儂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北

州以受孟康曰古緩字也臣瓚曰受安也德服虔曰非古匪字也匪非也毋廼廢備師古曰樂邊非教士不得從

徵張晏曰土不素王其戒之且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

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

敗齊懷王又薨且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

其使獄後坐獄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

惡且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

侯王璽書且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有

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以問禮

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問帝崩所病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因

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宮中謹言

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

禁歸以報王王曰上弃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

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

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

溢師古曰羊溢言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

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

師古曰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

錢二千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



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

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

知職事發

兵為備也長於是為且命令群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休美也

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

師古曰飭讀與勅同飭整也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

小成周之建國也

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

上自召公下及昭襄

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

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

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

師古曰與讀曰

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

擣邪防非章聞揚和

師古曰擣正也章表也擣與矯同其字從手也

撫慰百姓移風易

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群臣皆

免冠謝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

而得也

師古曰失職謂差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

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

隨大王且曰前高后時為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

八年

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

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

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

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

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來郡國姦人賦

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

毆

師古曰毆與驅同

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

皆灼日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

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少附冠前也凡此冠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潛為之

皆號侍中

且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

馬須期日

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

郎中韓義等數諫且且殺義等凡十

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

師古曰餅侯菑川靖王子也餅音步丁反

告之青州刺



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

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旦姊鄂邑

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頗侯充耳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

與燕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

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

胡稼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卅之命威

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

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

日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高皇帝覽

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

孫師古曰規畫也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聞也師古曰聞音工覓反今陛下承

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委任公卿群臣連與成朋非毀宗

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

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

十年不降還置為典屬國師古曰置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

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揚敞也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

試之漢光祿掾令諸當道上移躡如淳曰移猶傳也太官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詐令

人為燕王旦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

此傳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

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

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



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譴不可止師古曰入衆既多故譴譴也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井水泉竭廁中豕群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也音胡困反烏鵲鬪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馮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

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君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爾書部中二千石遂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

馬遷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

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街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林

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曰廣音曠臣贊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木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

紛兮真渠孟康曰真音音音聲歷岸也臣贊曰真音渠師古曰真音徒干反骨籍籍兮亡

居師古曰籍籍從居橫貌也居處也毋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

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



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

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

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

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

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

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

酈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會酈商曹參灌嬰等從高皇帝翦留除害耘鉏

海內師古曰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勤

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

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

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曰言若四支之一也廼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

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思愛之義如使古人有

蘇則香

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旦得書以

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主醫者也屬音之欲反謝相二千石奉事

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千餘人天

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刺王旦立三十八

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

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

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一年薨子嘉嗣王

莽時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

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

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

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

前漢書

列傳三

廿



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嗚呼悉爾心祗祗競競惠師古曰言當慈惠于下忠順于

也上母桐好逸毋適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適近小人也張晏惟

法惟則師古曰言當依法則書曰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曰周書洪範云

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曰言宜戒慎勿令後有羞辱之事也胥壯大好倡樂逸游

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

為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充五萬

戶賜錢二十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

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

所以褒賞其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

音異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胥迎文巫李女須使下神祝

言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見女

而聽之言吾必令胥月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

楚地之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為

崩也塞音先戈反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師古曰以為

等師古曰窳古浸字也窳漸也益也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

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

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

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聞漢

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

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

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朕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朕水之陂在張陽縣奏

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

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



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

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訊胥謝曰罪死有餘

誠皆有之師古曰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

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訔言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訔

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

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

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

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兮幽

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假勞心懷悲戚何用為樂心所

喜出入無悰為樂亟韋昭曰悰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我出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喜音許吏反亟音立吏反蒿里召兮郭門師古曰蒿里死不得

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知他後得左右悉更涕

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至鷄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

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

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

諸子皆為庶人賜謚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

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

師古曰共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

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為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

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

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

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髡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

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令璽書曰制



詔昌邑王師古曰太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宗正

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利漢師古曰徵王乘七乘

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目中督發晡時

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

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鷄師古

者聲長道買積竹杖文類曰合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

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至湖師古曰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曰使

日讓責也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

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以前洒大王

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

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嗔痛不能哭師古曰嗔也音益至城

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

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類曰弔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

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

止師古曰鄉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白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

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

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

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

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

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

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仰天嘆曰

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



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

內自揆度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

師古曰決敵也音子牒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

詩之文也中音竹仲反大王位為詩侯王行汙於庶人師古曰汙濁穢以存難以

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

空不久祆祥數至血者陰惠象也宜畏慎自省如身終不改

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繩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

石以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發視之青繩矢也以問遂遂曰

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星月繩至于藩愷悌君

子毋信讒言師古曰已解於上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繩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

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

禍為福皆放逐之師古曰詭猶反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

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

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

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

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者其廢亡之效師古曰明也曰臣敞地節

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

人閉大門開小門庶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

師古曰曰每旦它不得出入師古曰皆不得妄有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

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師古曰劾官清中備盜賊李奇曰劾濫也發展

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為卒也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四年九月

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

新集卷之三

列傳三十三

四

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反衣



短衣大袴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決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

灼曰杜後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詵是也佩玉環篋具筆持續趨謁師古曰篋筆插筆於首也續木

簡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

惡鳥感之曰昌邑多臬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

臬復來東至濟陽廼復聞臬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

之子女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

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名也紉音敷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

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昧蓋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

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

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

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

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

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

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真喜

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出山從也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以臣

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廼下

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

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

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

賀器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

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之名者與故太守卒史孫

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

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

不父為列侯賀曰且然師古曰謂非所宜言有司察驗請逮



捕制曰削戶三千後魏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

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

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

為太祖師古曰謂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上其

名於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

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

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

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

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

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

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

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僵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

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孽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

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露長城之下頭盧相屬

於道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音之秋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

潰而逆秦秦將更外畔賊臣內發亂讎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謂屏牆也

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展

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

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

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

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

以其銷惡運過亂原師古曰過止也音一曷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

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善之氣也道讀曰導



武五子列傳三十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公嚴之後為下卷

漢書六十四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文盛高穀傳汝舟校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

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

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

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特征伐

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

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屢字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

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

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

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

臣數詘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



助吾立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阜不根持論  
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唯助與壽王見任用

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

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

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

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也言摠天今

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又

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

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

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去距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

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

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

上多其義師古曰多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准

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

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墮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

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人安其生自以沒身

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

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故古者

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

也為王侯衛賓服服處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蠻夷要服師

者斥候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



曰文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也或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來去無常也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

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

篁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味暗也言多草木中國

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罷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

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若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

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

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

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

有都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

收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

贓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

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今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贅婿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澤振救

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謂生業復音扶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贖輿轎而偷領

服虔曰驕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贊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橋音旗廟反嶺山嶺也不通船車運轉皆輿也師古曰服音贊是也項氏謬笑此直言以驕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踰踰踰同挖舟而入水師古曰挖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

以行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疇傳夏月暑時歐泚



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吐也音弋曾未施兵接刃死傷

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

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以其軍降處之上

金蘇林曰金音秋舟之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

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

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

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

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

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

之警師古曰方內中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清山

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災難鼃不及

夕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日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

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臣竊聞

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

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

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

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師古曰越邑積食糧廼入

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

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孟康曰絲音城薄力也師古曰絲弱

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立也師古曰臣聞

也言其柔弱如絲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



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師古曰不下言不

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南方暑溼

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壑疾

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

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謂擄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苑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

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

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

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

質為藩臣世共負職師古曰供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

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擗也

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

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窟也背而去之

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師古曰

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

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

名睢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郎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

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之士卒勞倦越廼出

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適當此之時外內

騷動百姓靡救師古曰靡散也音廢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

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

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

士衆侵暴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荆棘也

五



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

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鬼

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

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

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計較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

事之顏行文頴曰顏行猶馬行在前行故曰斷輿之卒有一不備

而歸者張晏曰斷輿輿衆也師古曰斷析薪雖得越王之首臣猶

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圃江

漢為池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汗宋有孟生民

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

讀曰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乘執聖道負

補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馮玉几師

白馬讀南面而聽斷號今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

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

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

日之間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

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言

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

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

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

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是時漢

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

列傳三十一



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廼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

讀以氣以天子之意指調告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廼幸與兵誅閩越死無

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

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

寐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年凶菑

害眾師古曰菑古灾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

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

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

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其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

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

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君遠事薄遽不與王同

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有闕政

遺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

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

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以制海

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仰讀曰今閩越王狼戾仰謂仰而望之

不仁師古曰狼戾者謂貪戾也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

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

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

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功疾反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

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

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

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



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

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讀曰響屯會未會

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母後農時

師古曰令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頓革心易行身

從使者入謝師古曰革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遣太

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頓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

八月舉兵於治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治屬會稽士卒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

王之眾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

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

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

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

見前師古曰見前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

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

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也誠不勝厚幸

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助侍燕從容

師古曰從容間語也從音于容反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

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

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

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

曰懷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

江師古曰枕臨也間者閩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從橫

師古曰從音于谷反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

絕之師古曰難而也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



不忍知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躬詔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

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

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

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為輕小廷尉張湯爭以為助

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

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

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日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

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日買臣愈益疾歌

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

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日汝妻恚怒曰如公等

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

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

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

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自用反詣闕上書書

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

其說之師古曰說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

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散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

出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

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

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美

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

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



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

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

軍與俱進師古曰頓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

飯食師古曰飯音扶說反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綬步歸郡邸

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入室

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

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

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妄大言也呼音火故下文亦同守邸曰試視之其故人素

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

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殿吏乘駟馬車來迎

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縣反會稽聞太

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

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

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飴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

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

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

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

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

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

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

也為音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如以害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

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駟如今州牧刺史矣

買臣遂乘傳去

師古曰傳音張縣反

會稽聞太

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見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

相推排陳

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駟如今州牧刺史矣

師古曰

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師古曰說

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

師古曰

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

師古曰言不

也為音

買臣深怨常欲死之

師古曰致如以害之

後遂告湯陰事湯自

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

如音夫

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口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

箭但三集散孟康曰格首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其行法曰

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

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師古曰請於黃後願守

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

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

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

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

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職事並廢盜賊從

橫師古曰從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

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

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郭師盜賊不輒伏辜免脫

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師古曰蕃亦多禁民不

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

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

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

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安居則以

制猛獸而脩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

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

並生師古曰抗北盡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

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

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

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墮名城殺豪傑師古曰墮毀銷



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獲鉏耒師古曰獲摩田之器也耒耨相捷擊師古曰獲摩田之器也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也捷大杖也擾音夏憂莖音之累及捷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

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勝言不可勝也

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

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師古曰白茅

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師古曰論語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也

言貴中也師古曰中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師古曰論語

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

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

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

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以為無益於師古曰廢先王之典

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誑

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

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

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

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

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成

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涌泉師古曰昭明也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鼎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



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  
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  
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廼漢  
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  
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初服步曰蘇秦法百家書

張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晚廼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侯王

諸儒生相與排償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師古曰貸音士得反

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

元年廼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

資用乏留又諸侯賓客多厭之廼上書闕下朝奏暮乃入

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

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

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

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

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者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

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

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也蒐獮索也取不孕者獮也

也振整旅衆也備音先戎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

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

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

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勝必棄之

非民父母靡敬中國其心匈奴音摩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

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

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

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

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

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轉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

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

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饋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

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

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

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

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

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反

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

盜侵毆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毆略人畜也上

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

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

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慮言思慮

變易失使邊境之民靡救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

交市已利其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

章邯之此也師古曰



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

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

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

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

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口古者諸侯

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

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

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朝

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

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

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

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

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

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

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

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曰遂猶達也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阮日久矣丈夫

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棗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

護身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語本出五子胥偃述而稱

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

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

不更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

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上拜偃為齊相



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師古曰數責也始

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內門謂內之於

門中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

偃之門廼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

效燕王論死廼自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

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

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

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

令自殺廼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

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

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廼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

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馬上聞之以車為

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

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

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

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

戰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戰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乎此音火故反此

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

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

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

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

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



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

無竟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

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

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

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多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

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况

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

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循理而觀之民

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

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

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

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徒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

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

憂師古曰宿名何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姓雖然臣竊

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

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此二體者

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

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匕

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國主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言

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師古曰奚何也



前漢書

卷三十四

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三十四上



